

哲学思维 和艺术创作

[苏] A.Я.齐斯 著

冯申 林枚生 齐云山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哲学思维和艺术创作

[苏]A.Y.齐斯著

冯申 林枚生 齐云山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1992

(京)新登字028号

А. Я. ЗИСЬ
Философское мышление
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е творчество

根据苏联莫斯科
《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译出

哲学思维和艺术创作

〔苏〕A. Я. 齐斯著

冯申 林枚生 齐云山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密云华都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32开本 8.75印张 194千字

1992年3月第一版 1992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3000册

定价：4.90元

ISBN 7-80050-251-1/B·33

译者的话

哲学和艺术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一般哲学著作和美学著作在涉及这个问题时或者是从认识论方面来考察，或者是从社会意识的不同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方面来考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苏联哲学、历史学博士齐斯的这部新著《哲学思维和艺术创作》肯定了已有的传统研究的理论意义，但把侧重点放在揭示哲学和艺术两者是相互丰富、相互补充、相互渗透的文化现象这个方面，进而指出哲学和艺术又不是可以相互替代的文化现象。这对于“哲学需要艺术，艺术需要哲学”这个论题的深入探讨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本书作者A.齐斯是一位功底深厚的科学工作者，他在七十年代就对哲学和艺术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角度的研究，本书是他参加第十届国际美学代表大会后发表的新成果。令人感兴趣的是：他在阐述哲学思维与艺术创作的复杂的相互关系时，不是把相应的哲学公设表面上从哲学转入艺术，或者把艺术内容表面上从艺术转入哲学，而是着重表明社会精神生活领域内哲学和艺术的动态发展的深刻规律性。齐斯通过古今丰富多彩的文化现象和传世不朽的文艺杰作来分析、说明哲学思维和艺术思维相互作用的性质，并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一致目标首先在

于：用共产主义思想培育新人，培养具有先进信念、崇高道德原则和高度文化的全面发展的新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主义文化艺术在这方面起着无庸置疑的积极作用。齐斯在本书中还广泛介绍了国际美学界争论的资料。无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来看，还是从现代文化学和艺术哲学的角度来看，齐斯的这本新著都不失为一本引人注目的学术专著，对我国学术界、文艺界的专家学者、对从事专业创作和业余创作的广大作者以及对哲学和文艺感兴趣的广大读者必有启迪作用和参考价值。

全书译文由译审高叔眉同志对照原文审读并作润饰。译者对书中某些引文和脚注作了删节，还加了个别译注。

最后，我用高叔眉同志在审读全书之后即兴而成的一首小诗作为结语：

哲学美学本同根，
两学之道贵乎真，
但愿当代治学者，
有愧无愧常问心。

冯 申

1990年7月3日
于北京仰耘斋

目 录

译者的话

第一章： 哲学思维和艺术创作	(1)
第二章： 艺术是哲学知识的对象和源泉	(109)
第三章： 关于艺术的“哲学体裁”问题	(182)
第四章： 论艺术的综合研究	(216)
第五章： 关于艺术创作的心理学问题	(235)
代跋	(263)

第一章

哲学思维和艺术创作

我们的时代是最伟大的革命进展的时代。政治和经济，物质的关系和意识形态的关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日常生活习惯，——这一切都带有深刻改革的印记，都受到革命的“时代精神”的影响。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随之而来的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地球的面貌。社会主义生活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及其固有的人道主义原则，获得了原则性的意义。苏联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经济、社会、精神各个方面在当前进行的决定性改造正是由这种优越性和原则决定的。大家知道，我国现在发生的巨大变革具有真正革命的性质。精神文化，像哲学和艺术这样重要的精神文化领域积极参加了这一过程。

当然，具有不同社会制度的体系的根本对立说明不了对全人类同样重要的问题具有优先意义。显然，与全人类休戚相关的是和平共处、防止战争、科技进步、发展精神文化、保护自然界、建立日常生活的正常条件。但是，现代世界的社会现实是异常复杂和矛盾的。帝国主义反动势力不仅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相敌对，而且同全人类相敌

对。社会主义和现实的人道主义，世界的革命改造和全人类的命运，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

现代精神势态的特点是：各国人民深刻关怀寻求对最迫切的生活问题的解答：人类向何处去？社会发展的道路和前景是怎样的？人、社会集团、阶级和国家的历史使命是什么？如何从社会生活中排除战争，等等。在这种条件下，哲学文化的意义大大增长，哲学文化的使命不仅是要理解这全部问题，而且要积极地影响对这一问题的解决的性质。

普列汉诺夫当时在《别林斯基和合理现实》一文前加了摘自屠格涅夫的题词：“我们在哲学中找到了世上的一切，除了纯思维以外”。从屠格涅夫讲此话到现在，已过了150年。世界变了样。但现代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仍然可以跟着老作家重复：找到了“世上的一切，除了纯思维以外。”哲学思想的发展现时不仅是通过抽象逻辑性质的理论体系实现的，而且也通过其他形式（其中包括艺术-审美意识的形式）来实现。这也是自然的。哲学本身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了“人学”问题的领域，这说明，哲学同艺术文化、文学和艺术的关系现在比过去大为接近了。现代资产阶级的哲学思想体系的特点是不信任人，与此相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特色是历史乐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抽象烦琐的公式格格不入，它使人的问题同整个历史进程、同社会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改造关连在一起，我们的时代具有这么丰富的改造内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也和整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样，积极参加当代的社会运动。

但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这种社会倾向性恰恰不合我

们的思想敌人的口味。他们运用于哲学和艺术的基本论据，首先是这样的：哲学和艺术创造全人类价值，而在社会主义国家，它们带有明显地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性质。但是，全人类的东西难道就这样总是同意识形态的东西相对立吗？决不能抽象地回答这个问题。全部问题在于谈的是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如果指的是反动的意识形态，那么，这种意识形态同创造和确立具有全人类意义的精神价值是绝对不相容的。但是，当我们谈的是社会进步力量的意识形态观念时，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18世纪进步的法国资产阶级思想家，尽管他们的观点在许多方面有阶级局限性，他们仍然是全体人民的利益的代表者。这就是说，积聚时代进步意向的阶级，也是其他一切进步社会力量的代表者。勿庸置疑，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按社会阶级性质来说，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按其内容来说，它超越了阶级框框，恰恰包含了伟大的全人类的价值。

至于艺术创作，那么，社会主义国家的整个社会实践令人信服地证明：（一）艺术的社会主义倾向性不仅不取消，相反还决定艺术沿着确立全人类理想的道路发展；（二）社会主义艺术对一切国家的人民的吸引力正是由它的人道主义性质所决定；（三）这一点特别重要：艺术的社会主义倾向性揭示了艺术创作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艺术的意识形态方面。而这一点又意味着，从社会主义条件下积累起来的革命经验的高度，可以深刻地揭示的不仅是社会主义艺术的多种多样的组成部分，而且是一般艺术的组成部分和艺术的本性。艺术在过去和现在始终是某种意识形态的载体，当

然，不能把它归结为意识形态。在解决时代的各种思想冲突方面，在世界观的冲突中，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不仅是我们时代的艺术的特殊特点，而且是艺术的决定性特征，当然，这一特征在社会过程和艺术过程的各个不同阶段表现不一样。

然而，艺术和意识形态的对立，依旧是艺术创作的反马克思主义解释（例如“非意识形态化”理论）的一大特色。确实，近些年来，在资产阶级学术界越来越频繁地提出艺术“政治化”的观念。但是，这丝毫不意味着放弃非意识形态化观念；艺术创作政治化理论的目的——要就是用艺术替换政治，要就是把艺术同社会生活的进步潮流对立起来，要就是力图维护保守的政治思想。实质上，对于资产阶级艺术学来说，艺术“政治化”和“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思想——是同一观念的不同两极，决不是象某些西方作者企图表明的两种完全相反的东西。

只有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立场出发，才能真正科学地解决文学、艺术以及整个艺术文化同现代社会的多种多样精神生活领域的相互关系问题。只有从这种立场出发，才能揭示哲学思维同艺术创作的真正的相互关系。

人们常常把二十世纪叫做科学的世纪。虽然这个说法没有包括我们时代的社会本质，但它仍然是不无根据的。二十世纪的一大特点是科学深入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科技革命在许多方面决定社会精神生活动态，对艺术创作的性质发生巨大影响，而这又要求从理论上理解科技革命时代科学和艺术的相互关系，揭示科学和艺术在文化系统中的意义和功能。

在现代资产阶级文化学中出现了艺术活动“科学化”的纯粹唯科学主义的倾向，认为艺术和整个人文文化一样，在社会生活中占有次要地位，而赋予科技知识以一切优越性。这种贬低艺术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意义的技治主义观点，完全符合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所特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之间的那种矛盾的性质。在资产阶级美学书籍中已得到广泛流传的“艺术死亡”观念尽管以否定的形式出现，但完全肯定地表现了这一势态。甚至Дж. 盖尔布赖特（所谓“新工业社会”理论创造者之一）也讽刺地指出：“因为审美价值的领域处于工业系统容易达到的界限之外，所以这一系统的代表自然喜欢断言，审美价值领域没有重要意义。不喜欢拉丁语的年轻人，不喜欢数学的经济学家，以及不喜欢女人的男人，在自己的议论中都会准确地表露出这种倾向性。”^①

根据唯科学主义观念，人的个性的精神需要被归结为合理活动及其科技形式。这种理解不仅会导致贬低人文知识的作用和意义，而且归根结底会导致完全拒绝艺术文化，强调指出这一点是恰当的。我决不想从哪门知识比较重要或比较不重要的角度出发把自然科学知识同人文科学知识对立起来。尽管所有科学都同样重要，因为每门科学都有自己的特殊对象，任何一门科学都不能吞没其它的科学。但是，也决不能不估计到，在现代条件下，人文部门对精密科学发生最直接的影响。Д. С. 利哈乔夫写道：“一种基本规律性被揭示出来，这就是：没有人文科学的不断发展，精密科学就不可能得到发展。因为正是人文科学保证了在任何知识领域工作

① Дж. 盖尔布赖特《新工业社会》1969年莫斯科版第406页。

的学者的应有的智力水平。而从整体上看，这还因为人文科学与研究世界上最复杂的‘机制’——人的灵魂有密切的联系。”^①大家知道，人文文化——这不仅是理论知识，它包容范围非常广泛的现象，其中包括文学和艺术。人的个性比唯科学主义观念支持者所想象的要复杂和丰富得多。把精密科学的形式和方法毫无根据地外推到精神活动领域，就会使它们的特征和特殊功能荡然无存。而这种情况又会对人的个性形成过程发生极其不良的影响。

但是，资产阶级社会所固有的这种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发生，照例也不会发生。在社会主义社会，科技活动和艺术活动之间的关系不带有对抗性质。相反，在社会主义社会却出现了截然相反的倾向——多种多样的精神文化领域的和谐一体化，同时每一领域的特点和社会功能也完全保持下来。

科技革命进程中有力地显示出来的、对艺术活动及其与科学活动的关系的问题的理论兴趣和实践兴趣，把人文文化本身的多种多样内在成分（包括象哲学和艺术这样的重要方面）的相互作用问题推到次要地位。然而，艺术文化的命运始终同社会意识的种种非艺术领域——宗教和道德、科学和哲学、政治和意识形态——处于某种相互联系之中。从另一方面看，哲学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也始终面向文学和艺术这一集中地、概括地表现生活材料、社会问题、人的存在的迫切问题的领域。这里有必要强调指出，人的问题实质上是哲学

① Д.С.利哈乔夫《均质层——我们时代的术语》（载于《星火》1984年第36期第18页）。

思维和艺术思维相互作用的基本场所。

当然，不应当把这一论点绝对化，需要作具体历史的解释。大家知道，在哲学史的过程中，哲学对象不是始终不变的，它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在哲学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对人的问题的兴趣在哲学思想中也是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的：如把重点放在自然哲学方面、认识论方面、存在主义方面等等。哲学思想在一定阶段时而把人溶化在自然界（宇宙）中或者溶化在社会中，时而把人当独立自主的东西看待，把人（作为认识的主体）同周围现实对立起来。然而，只要充分估计到“人的问题”的比重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和在不同哲学体系中是不一样的这一事实，那么在整个哲学思想史过程中，哲学思想的主要流派就始终是和人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为了考察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这一相互作用的性质和特点，我们转过来研究一下起源和文化传统问题，是非常有益的。

大家知道，特别是在历史的转变时期，哲学思想和艺术创作之间的紧密联系是精神文化发展中最富有成效的传统之一。问题不仅在于：像但丁和歌德、莎士比亚和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一些伟大的艺术家在当时也是卓越的思想家，而大哲学家在自己的理论观念中，在寻求灵感起源方面都倾向于艺术创作的感受和理解。他们中间有些人，例如古代的柏拉图和卢克莱修、十八世纪的伏尔泰和狄德罗、十九世纪的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也具有鲜明的艺术才能。简单地确认哲学思想和艺术思想的发展中存在平行重复现象，是不能解决这一问题的。

众所周知，古代悲剧和亚里士多德哲学，或者较晚些时候——唯理论哲学，尤其是笛卡尔主义哲学和古典主义艺术，在十八世纪——启蒙哲学和资产阶级小说，或者俄国革命民主主义哲学思想和十九世纪俄国形成伟大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等等现象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这些联系也表现得相当明显。哲学流派对文学艺术中发生的这些或那些过程日益产生影响。高度的审美旨趣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哲学思想的某些流派的特色。例如，在非理性哲学和形形色色最新现代主义流派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在现代美国艺术中，尤其在电影艺术中，非常明显的是宗教思辩，甚至直接转向神秘主义。

当代西方艺术以反动的哲学思想流派为靠山，这些流派和当代现代主义之间的联系，是资产阶级社会艺术文化的本质特征。像萨特和加缪这样的著名西方哲学家就强调指出过这一特点。同时，也存在着另一倾向——从原则上否定社会-哲学思想同艺术创作之间的联系。例如，著名英国美学家H.里德认为：艺术的最高成就是艺术创作独立自主的结果，最高成就属于“没有意识到自己活动的社会联系的那些艺术家。”^①

但是，我们要附带说一下，里德决不属于那些看不到社会-哲学思想对艺术发展的影响的思想家之列。然而从他的观点来看，艺术创作作为下意识活动的表现，多半是这样的：创作者认识到自己的意义和使命越少，他的效率就越高。

① H.里德《艺术哲学》1959年纽约版第6页。

在社会主义社会，哲学思想和艺术思想的相互关系是一种使问题富有革命色彩的、性质全新的关系。在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世界观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艺术文化之间存在着最深刻的联系。何况即使在资产阶级社会先进的艺术家受生活的影响，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直接影响，往往会转而采取进步的艺术文化的立场。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表现当代社会的先进力量（首先是工人阶级）的自我意识。然而现代精神态势所特有的这些重大现象还不能回答哲学和艺术的相互关系问题。这些重大现象只不过提出问题，显露了哲学思想和艺术思想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的内在含义还需要揭示出来。

在哲学和艺术的相互关系中表现出深刻的客观规律性。

哲学和艺术相互补充并相互丰富，表现为从精神上把握现实的形式，其中一种形式主要是认识本质、揭示周围世界的规律，另一种形式则是描绘现象，表现具体的规律过程。艺术创作在哲学中吸取观念定向标。哲学在艺术中吸取现实的表现，现实是通过它的活生生的直接流向而被把握的。重要的是还要估计到另一点：正象在哲学本身有一定的内在“艺术”因素一样，在艺术本身也具有哲学的内容。当然，哲学的“艺术”因素完全不表现在它从艺术中获取一定的艺术材料，并将这种艺术材料带进自己的领域这一点上。同样，艺术的“哲学性”也不能归结为公开的哲学反响，艺术家简单地借用哲学思想。^①

① 在本书中我们把一系列与研究的题目有最直接关系的重要问题搁一搁。大家知道，对哲学来说，具有特殊意义的是分析艺术创作，从研究特殊问题出发，例如艺术思维和艺术直觉的特征问题，这对认识论具有巨大意义，或者说，这是现代艺术学方法论的极其重要的方面。

在揭示影响哲学和艺术创作的紧密联系的因素时，我们觉得划出三个基本要素是很合适的。

第一，哲学受艺术吸引以及艺术受哲学吸引，这决定于它们所关注的对象本身的某种共性。我们已经说过，尽管时代不同，方面不同，方式不同，在艺术和哲学的中心摆着的是与揭示人的本性、人同周围世界的关系有联系的问题。当然，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逻辑和辩证法问题，认识的方法论问题等等，在哲学中不能归结为人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对于人的问题来说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同样，把艺术的对象局限于人的问题也不正确。尽管哲学和艺术所关注的对象极其广泛，从某种意义上说无穷无尽，但站在艺术探索和哲学探索中心的始终是人，人的命运、人在生活中的地位、人的使命、人的存在的意义。

古典艺术之所以具有长远意义，是因为它积累的精神价值按其性质来说超过了时代规定的范围，当这些精神价值被后代人按新方式理解的时候，它们就参与时代迫切问题的解决。古典艺术是全人类哲学价值的集中。

在艺术对“人的命运”的考察中，分析因素——理智的、哲学的因素毫无疑问的加强，是社会主义社会文学艺术的本质性倾向。可以举A.列昂诺夫的长篇小说《俄罗斯森林》为例。这部作品的优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这一点：带有明显的哲学性质的联想，在结构上规定了小说中展开的冲突的特征。“个人内心世界状态”与“世界状态”发生冲突，这种冲突暴露了个人在困难的复杂的时刻所经历的道德考验。

根据A.格利曼的剧本改编的电影《奖金》，话剧《一次

会议的记录》(列宁格勒大剧院)和《党委会会议》(莫斯科艺术剧院)，在这类似乎纯粹“生产问题”的作品中也提出并解决人的问题。在这部电影和两个话剧中，一位普通的队长波塔波夫和建筑部门经理巴塔尔采夫是争论各方的对立意见的代表。但究竟是什么样的对立意见呢？归根结底，波塔波夫和巴塔尔采夫的目的没有分歧。但他们之间的冲突表现出对社会发展需要的理解的不同水平，因此，完全可以把巴塔尔采夫的“失败”看成胜利，而且是最困难的、战胜自己的胜利。这类冲突——剧作者的艺术创新，剧作者善于抓住现代人存在的特点。

当然，哲学和艺术所关注的对象具有共性，哲学和艺术的目标是不倦地研究人，并参与社会主义社会和谐地发展的个性的形成，这决不是说它们包含的内容是等同的，它们的对象是同一的，可以忽视它们的特征。但同时却可以说：最有名的苏联作家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阿·托尔斯泰、肖洛霍夫、特瓦尔多夫斯基、列昂诺夫、法捷耶夫、西蒙诺夫、帕乌斯托夫斯基、爱伦堡等人的创作，以及爱森斯坦、普多夫金、杜夫任科、瓦西里耶夫兄弟、科津采夫、格拉西莫夫等人的影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涅米罗维奇-丹钦柯、梅耶霍德、塔依罗夫、托夫斯托诺戈夫等人导演的话剧，还有新一代的苏联艺术家的作品，毫无疑义地不仅提供了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的艺术史，而且也表现了这一时代的哲学。

在这些艺术家的创作中都存在有一种思想倾向，这种思想倾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中获得了自己的科学表现。哲学和艺术相互创造良好条件，促使它们共同从精神上把握现实。苏联艺术和文学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确认的哲学理智的